



忽快忽慢的 旅程

张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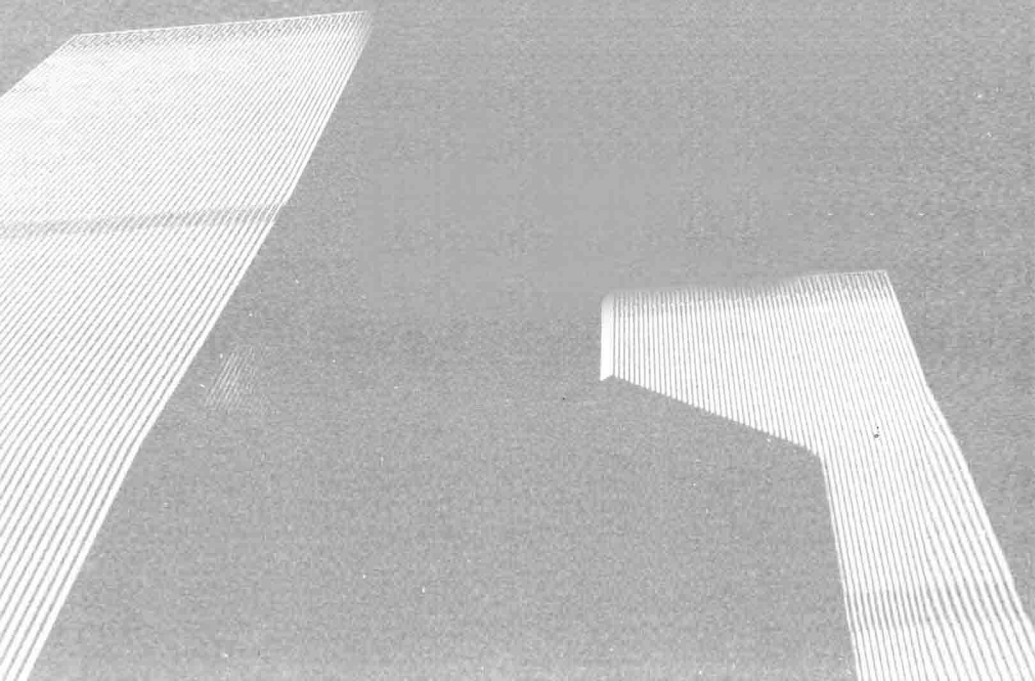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忽快忽慢的旅程

张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忽快忽慢的旅程/张生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321-5205-6

I. ①忽…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5970 号

本书获得 2013 年第二期上海文化艺术资助

责任编辑: 方 铁

封面设计: 周志武

忽快忽慢的旅程

张 生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华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2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90,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05-6/I · 4113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1

人们总说,时间会改变一切。没错,它是会改变一切。可这一切却并不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当岁月终于流逝之后,你会无可奈何地发现,唯独我们最想改变的自己却并没有随之改变。尽管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早就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似乎总是变得比过去更成熟,更理性,甚至,更冷酷,也更无情,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浪漫的自我想象和一种善意的自我欺骗。因为我们更可能的是变得比过去更幼稚,更不理性,甚至更脆弱,也更多愁善感。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自身的变化,我们最终除了变成自己,或者说变得越来越像那个一心想要改变的过去的自己之外,我们不可能变成任何想变成的人。

当高速电梯以每秒六米的速度往上冲去的时候,关叔同盯着飞速跳动的楼层显示牌上的数字陷入了沉思。有那么一瞬间,他忽然脚下一沉,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往高处攀升,而是在飞速向下坠落,他顿时觉得异常孤独,无助,甚至绝望。但就是这种奇怪的感觉才让他刚才像哲学家一样对人生产生了新的思考。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这种思考在二十一世纪的上海是难得的,稀有的,可是,它同时也是没有意义的,无聊的。因为,正如他的老友何申所言,人生无非就是张人民币,它不是用来思考的,而是用来花销的。你说,谁会每天对着一张百元大钞上的毛主席发呆呢?毋庸置疑,就是换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也一样。虽然那上面的头像是起草《独立

宣言》的富兰克林，虽然他比毛主席值钱许多，可最后也还是在劫难逃，免不了被人花掉的命运。

也许正是他这么胡思乱想了一下，从电梯走出来后，关叔同不仅感到自己的耳朵有点不适，就是自己的头也有点发晕了。可当他沿着长长的走廊向前走去，经过像钢琴琴键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屋门一步一步来到走廊尽头时，眼前却忽然一亮，一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正是像辉煌的云锦一样无比绚烂而迷人的夜景。黄浦江对岸的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正散发出迷人的橘黄色光芒，旁边的高楼也都不再像白天那样生硬，单调和冰冷，而是变得柔和，辉煌与亲切。在深沉的夜幕中，它们显得轻盈，透明，像闪烁的星丛一样遥远，神秘，又像似是而非的梦境一样触手可及，依稀可鉴。地面上本来就不是很宽的道路现在看下去也突然间变得更窄，更细，也更深了，它们像发光的沟渠一样纵横交错，仿佛有看不见的河水在无声地流淌，一辆辆小汽车像发光的小船一样在其中慢慢地漂移，直至消失在远处的微弱之极的光焰与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这时，从房间里传出来的各种音乐和歌声也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角落共鸣，聚集，然后再消散开去，而他的心思就像片羽毛似的随着乐声震荡，飞舞。

这一切忽然让关叔同产生了错觉，有那么一刹那，他觉得自己此刻不是站在几十层高的摩天大厦上往外看灯火璀璨的上海，而是在深蓝色的夜空中，正透过飞机的舷窗在俯瞰着机翼下的上海。这些年来，每次他乘夜班飞机在上海起降时，都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上海已经由几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一样的光斑变成了一条无边无际的星河，它比挂在天上的那条真正的星河更加

灿烂,更加耀眼,甚至更加浩瀚,它就像是来自未来的某个时空的装有礼物的漂流瓶,充满了神秘的诱惑。但它既让人浮想联翩,也让人惴惴不安,因为谁也不知道打开这漂流瓶之后,自己将会看到什么,又会得到什么。所以,每次,关叔同在飞机的呼啸声中飞离这片灯火时都有点依依不舍,怅然若失,而当飞机轰鸣着往这片星光灿烂的海洋中飞去时又总感到有些亲切,兴奋和迷惘。

现在,他又在自己身上觉察到了飞机即将降落时的那种无助和紧张。他知道,自己只要打开旁边的一扇门,刚才看到的和在脑海中浮现的那一切都会消失。就在这一刻,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来自外太空的其实并不是上海这片星河,而是他自己。他有些触景生情,忍不住又感慨了一下,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改变我们或者说能够改变我们的并不是时间,而是空间。是空间的变化改变了我们审视这个世界包括审视我们自己的角度,但我们却误以为是时间改变了这一切,影响了这一切。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空间不一样,才会感觉到我们所生活的时间不一样,从而我们也才会或者有可能变成一个好像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不过,这种以前没有的想法只是他到了这家号称是上海最高的夜总会里才会有,很可能等自己离开这里之后,这个古怪的念头也就没有了。关叔同用手撸了一下自己蓬乱的头发,转身准备去敲包房的门。这时,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个盘着头发穿着银色旗袍戴着黑色耳麦的女服务员,她很客气地向他打了个招呼,然后伸手帮他推开了屋门。从灯光昏暗的夜总会包房里首先飘出来的是震耳欲聋的歌声,接着是浓烈的烟气和酒味,关叔同一眼就看见了何申,他正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站在比篮球板还大的屏幕前,拿

着麦克风大声合唱罗大佑的《童年》。不知什么原因,关叔同一下就被这个女孩深深吸引住了。他把门轻轻掩上,看到屏幕反射出的蓝色荧光照亮了女孩的半张脸,她留着齐肩的直短发,鼻梁高高的,嘴唇蠕动着,似乎正专心盯着屏幕上的歌词在唱歌。可她却并没有把麦克风放在嘴边,而是放在胸前。显然,她对这首歌并不是很熟悉。而且,她不像在这个场合的女孩都穿短裙或者穿得很少,她只穿了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和一条深色的牛仔褲。或许是她的发型,或者是她这身打扮,让关叔同忽然觉得与这个女孩似曾相识,他甚至想自己大概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孩。可究竟在哪里见过,他却无从记起。他猜,这个女孩很有可能是何申带来的,并不是在这里工作的陪客人的女孩。

何申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到来,他一手拿着玻璃酒杯一手拿着麦克风,摇头晃脑,声嘶力竭,好像真的随着《童年》的音乐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关叔同曾听他无数次回忆过自己的童年,这个在苏北乡下经常光着屁股下河摸鱼的黑不溜秋的小屁孩,在几经涅槃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了上海滩上一个彬彬有礼的伪君子。比如,这家伙不管什么场合,总是喜欢做绅士状,即使现在衬衫的袖子已经挽到了肘子上,可那条永远是红色的领带却还一丝不苟地垂在胸前,给人的感觉他就像是刚加入少先队的小朋友,怎么也舍不得从身上摘掉那条红领巾。靠墙放着的一圈转角沙发上,一个嘴上叼着支香烟的男人和一个女孩在哗啦哗啦地摇着杯子掷骰子,另外一个光头可能喝多了,也可能是假装喝多了,正斜着身子一动不动地趴在身边正拿着酒杯喝酒的女孩怀里。还有一个长发的女孩边抽烟边埋头用手机发信息。沙发的上方,是一扇巨大的长方

形的玻璃窗，它像一个画框一样把浦东的万家灯火剪成了一张发光的照片。虽然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也清晰可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张照片忽然就像用蜡笔涂上色彩的旧纸片一样毫无生气，有如舞台上的布景，让人觉得虚假，廉价，甚至拙劣。

好在不管是真实的童年，还是歌声中的《童年》都不太长，乐声一停，何申就撇开了那个姑娘，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向关叔同问好。从他未曾开口就笑逐颜开喜不自胜的样子，以及空洞和飘忽的声音里，可以断定，他今天又喝多了。但他就有那种骆驼死了架不倒的本事，不管喝多少，脑筋总是清醒的。这可能是那些做生意的人和政治家才有的也是必须有的素质。关叔同想，要是自己喝成这样，不仅烂醉如泥，可能连身边的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搞不清楚了。何申很夸张地和他拥抱了一下，他借机低声问何申，那个陪他唱歌的女孩是不是他带来的。何申摇了摇头，说就是这里的人。

“怎么，你对她有兴趣？”

“兴趣？没有。我是觉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有可能，说不定你在哪部电视或者电影里看到过她。”

“开玩笑，这怎么可能？”

“哈哈，这有什么不可能？老板说了，这里的漂亮女孩有好多都是在横店当过演员的。有一个还做过范冰冰的裸替。”

“不可能。”

“不可能？我说叔同，你应该听人讲过这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不可能这种事。就是有，也是不可能的。”

何申又习惯性地卖弄了一下自己胡乱编造的格言警句，然后把他直接拉到正在掷骰子的那个男人面前，告诉他这是程老板。

那个倒在女孩怀里的光头这时也出其不意地从沙发上摇晃着站了起来，何申忙介绍他是金老板，关叔同和他们分别握了握手。

“这是我的好朋友，同济大学的关教授，他可是个名教授，还是博士生导师。”

何申过去每次向别人介绍他都这样开头，每次他都希望这是真的。实际上，今年他才刚被学校聘为副教授，还根本不是什么狗屁的博士生导师。可他在上海享受教授称号已经很多年了，何申从他还是个小讲师的时候就已经公开称他为教授了。刚开始关叔同还有点羞涩，常常主动解释一下，但后来发现，何申并不是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才这么讲的，这小子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才这么讲的。因为何申喜欢和三教九流的人来往，觉得有他这样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很有面子，更加能突出自己的文化品位，就毫不犹豫地授予他教授称号了。不过，何申也知道他有点不自信，所以，他今年评上副教授后，何申真是比他本人还高兴。为了安慰他，何申还对他特地解释了一下教授的含义，即教授分为两种，一种是副教授，另一种是正教授，当然，这两者都简称为教授，因此，现在若再有人叫他教授，他完全可以问心无愧了。关叔同觉得何申说得很有道理，这才终于不再那么忐忑了。有一阵子，他还想，为了配合何申，是否需要印这么一张有教授头衔的名片，以在关键时刻备用，可后来又觉得要是让学校的同事看到了难免会贻笑大方，也就算了。

“哪里，哪里，我也就是个教书匠，和大家一样，谋生而已。”

他假装很客气地接过何申递给他的一杯啤酒，与这两位老板分别碰了一下杯，然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关教授很爽快啊，再来一杯怎样？”光头显然没想到这个大学教授不仅做人低调，喝酒也这么干脆。

“喔，我喝不了了。”关叔同把手里的酒杯摇了摇。

“我看，关教授挺能喝的啊。”光头也拿着啤酒瓶晃了晃。

“哪里，金总不知道，关教授人很爽快，不过，他确实不怎么能喝酒。”何申忙向光头摆了摆手，拉着关叔同在旁边的空位子坐下来，接着又摆摆手把莉莉，就是刚才唱歌的那个女孩叫了过来。他这才发现，那个女孩还拿着麦克风站在原来的地方，似乎在盯着屏幕发呆。听到何申叫她的名字，她才慌忙走了过来。

“莉莉，你好好陪关教授一下。有什么人生困惑，你尽可以向他请教。他可是我的人生导师。”

这也是何申介绍他时的口头禅，他无奈地笑了笑，其实，何申才是他的人生导师。这么多年来，要不是何申经常以体验生活为名把他叫出来喝酒聊天，以他的性格和大学里单调的生活，肯定早就闷死了。何申转身又和刚才那个发短信抽烟的女孩坐在了一起，拿起骰子开始玩了起来。关叔同羡慕地想，这家伙就有这种本事，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仿佛入无人之境，而且像个变色龙一样，到哪里都能自由自在地和环境融为一体。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哪里都觉得不自在，都觉得和环境格格不入。

莉莉在他身边坐下来后，可能是觉得太近了，又稍微往外挪了一下。看得出，莉莉对这里的工作并不擅长，她很有可能是新来的。不过，这却让关叔同松了一口气。每次，在这种场合，当衣着单薄的女孩们带着满身浓烈的香水味紧贴着他坐过来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暴露在杀虫剂中的蚊子，几乎要窒息得昏

迷过去。更加痛苦的是,因为这些女孩们贴得太近,有时他会连手都找不到放的地方。为此,他只好两只手捧着个酒杯不停地摆弄,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每次他都喝得颠三倒四。因为,他虽然可以拒绝光头这样的男人的要求,但却不忍心拒绝一个女孩的要求,尤其是在这里工作的女孩的要求。这次同样如此。

“老板要喝点什么?”

“啤酒吧。”

关叔同本来是要喝矿泉水的,可看到莉莉拿着啤酒瓶问他,也就点头说啤酒了。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喝啤酒的话,女孩的提成也会高一点。借莉莉给他倒酒的机会,他稍微仔细地端详了她一下。她的眼睛是那种传统的双眼皮大眼睛,鼻子挺挺的,脸有些圆,但她的牙齿可能不是很好,因为她左边的嘴角多少有点翘。

“大哥,你不会真的是个大学老师吧?”莉莉举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然后自己先喝了一小口。

“怎么了?”关叔同也喝了一口。

“我看你的样子,很像是个做生意的人。”

“是吗?但我确实不是老板,我确实是个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样子不像?”关叔同伸手摸了摸自己刚剪的平头。

“有点。”莉莉很直爽地点点头,“我觉得大学老师都会戴副眼镜什么的。”

“原来是这样,那你说,有很多戴老花眼镜的老头老太还有戴墨镜的盲人,不也都不是大学老师?”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莉莉忙申辩了一句。

“哈,我懂你的意思。在你看来,刚才那个和你一起唱歌的戴

眼镜的小白脸才像个大学老师。因为他穿西装打领带还留着个小分头,看起来文质彬彬,可我这样的不戴眼镜穿着圆领衫牛仔裤还留着个平头,一看就像个没文化的人,所以,只好去做小买卖了。”

“这个,哪里,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莉莉终于扑哧一声笑了。

她的牙齿的确有点不好,下排的牙齿有点乱。可关叔同觉得这样反而让莉莉在这里显得更加真实,也更加迷人。

“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反过来的,打扮得像教授的人往往不一定是教授。就像我其实是个老师,而我的那个朋友却是老板一样。”关叔同故作严肃地对她说。

“那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莉莉忽然问了一句。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是不是想看看我的名字像不像大学老师?我姓关,开关的关,叫叔同,叔叔的叔,同志的同。”

“哈,这名字太怪了。”莉莉这次看来是真的被他逗得乐不可支。可能是怕笑得太厉害,暴露牙齿的缺陷,她还下意识地抬起手来挡住了自己的嘴。

“还好,你别胡思乱想就行。首先,我不是你的叔叔,其次,我也不是个同志。”

不知道是不是喝下去的酒开始起作用,关叔同忽然兴奋起来,话也多了起来。

但也有可能是音乐在起作用。屏幕上正在播放去年印度风靡一时的歌舞片《情字路上》的插曲《燃烧的爱火》。由沙鲁克·汉扮演的男主角和一帮俊男靓女载歌载舞。印度音乐特有的那种欢快的旋律和抒情的节奏,让人的心情为之一振。何申和那两个朋友,还有他们身边的女孩们都已经离开座位,来到屏幕前随着

沙鲁克·汉一起摇摆起来。

“关老师，你要不要跳舞？”莉莉转头问他。

“不要，你要想跳就去跳跳好了，没关系的。我不会跳舞。”关叔同把杯里剩下的一点酒晃了晃，喝了下去。

“是吗？那太好了。其实，我也不会跳。”莉莉又笑了，这次她没有再抬手掩住嘴，所以笑得既轻松又开朗，“那怎么办？要不，我还是陪你喝点酒吧。啤酒我能喝点的。”

这次轮到关叔同笑了，他没想到在这里工作的莉莉居然不会跳舞，而且，她的坦诚也出乎意料。

“没事。你随便点好了。就这样聊聊天也挺好。不一定非要干什么的。”

关叔同举起手里的酒杯和她碰了一下，又往嘴里灌了点啤酒。莉莉似乎很高兴，也一口喝掉了自己酒杯里的酒，或许是动作太猛了，酒都洒了出来，她忙从茶几上抓起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

“我现在相信你是大学老师了。”

“你是喝多了才相信的吧？”

关叔同越来越觉得莉莉这个女孩有点意思，想和她开个玩笑。可屏幕忽闪了一下，沙鲁克·汉的歌声和他俊俏的脸消失了。房间里一下子暗了下来，过了一会，屏幕又亮了起来，出现了一些闪光的沙粒，并夹杂着吱吱啦啦的噪声，渐渐地，出现了一幢顶部正在冒烟的高楼。

“是不是卡拉 OK 的电脑系统有病毒了？”何申自言自语地问。

“有黑客捣鬼？好像是纽约的世贸大楼。”关叔同端着酒杯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没错，是双子楼。”何申点点头。

“对的，我去年还爬到其中一幢的楼顶看过纽约的全景，就是现在正在冒烟的这幢，头上有个天线的。”金老板口气中有些惊讶。

“不像是病毒，病毒都很好玩的，这像是纪录片，你看还在冒黑烟呢。”程老板也有点将信将疑。

“纪录片？不对，这种镜头很像是好莱坞的什么大片，要不就是音响师放错碟了。”何申看了大家一眼。

“那怎么没配音？好莱坞的电影这种时候都有贝多芬什么的交响乐响起来的。”关叔同还是感觉这段视频有问题，他把酒杯放到茶几上，“我到外面看看去。”

“我陪你去好了，我们可以到大堂的总台去问问。”莉莉也站了起来。

关叔同点点头，和莉莉拉开门沿着走廊向大堂走去。他忽然发现，他之前过来的时候每个房间的门都是关着的，现在却都打开了。而且，很多房间里的人都像他们刚才一样静静地站在大屏幕前盯着那幢冒烟的大楼，他们有的拿着酒杯，有的手里还拿着麦克风，可都像泥塑木雕一样一动不动。有的房间里屏幕虽然还亮着，可却空无一人。他越来越觉得可能出什么事了。莉莉大概也觉得气氛不对，撇开他一个人先往大堂跑去。可大堂里的气氛更加奇怪和瘆人，在像电影院的银幕那么大的屏幕下面，黑压压的全是人，不时有人在窃窃私语。看样子，有不少人都像他们一样刚从房间里跑出来。吧台里面两个穿白衬衫打黑色领结的男服务生和外面几个穿银色旗袍的女服务员也都站在旁边，盯着屏幕上那幢仍然冒着黑烟的高楼在发呆。关叔同正想找个人问问情况，莉莉忽

然又出现在他面前。似乎怕被谁听到了自己的话，莉莉压低声音告诉他，画面上的这一切既不是病毒，也不是好莱坞的大片，而是真实的报道，刚才有人开着飞机撞进了纽约的世贸大楼。

其实，已经不用她说了，因为安静的大堂里突然响起一阵惊呼声，屏幕上，一架飞机像一道光芒一样飞速向另一幢大楼撞去。关叔同马上反应过来，这不是哪架飞机偶尔失事，无意中撞上了世贸大楼，而是有意瞄准了撞上去的。

很快，大楼就开始冒出浓烟，而且，越来越浓。关叔同忽然觉得自己的一只胳膊被人抓住了，转头一看，原来是莉莉。这可能是她下意识的动作。她的嘴唇半张着，在黑暗中有些发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想透过屏幕的画面知道这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显然，她也被意想不到的这一幕震撼了。

关叔同的思绪突然从眼前的屏幕上转移了开去，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莉莉这么感兴趣了，因为她很像很像李蔓，不仅是长得像，而且受到惊吓时的反应也像。李蔓遇到惊吓时也这样，总是既恐惧又好奇。有点像飞蛾扑火，明知道扑到火里会有生命危险，可还是无法抵挡它的诱惑。而李蔓现在正在美国。他有点提心吊胆起来，不知道李蔓会不会这时恰好在纽约，又恰好在世贸大楼里，如果这样，那可就太可怕了。关叔同知道，这种想法很荒谬，但越是荒谬的想法越是容易让人相信和着迷。他马上想给李蔓打个电话，看她是不是一切正常。他摸了摸口袋，想起手机还放在包房里的茶几上，就对莉莉说，他要回去打个电话。莉莉点点头，好像这才意识到自己正抓着他的胳膊，赶紧不好意思地松开了手。他转身快步向房间走去。而这次，莉莉却并没有跟上来，她留在黑

暗的大堂中，继续看着那些不可思议的画面。

可关叔同已经顾不上莉莉了。回到包房后，他看到何申他们还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盯着屏幕，显然，已经不需要他的解释了，画面上出现了记者的新闻报道，恐怖分子袭击了世贸大楼。可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暂时都还弄不清楚。他从茶几上拿起自己的手机，到走廊上准备给李蔓打个电话。可他打开手机才发现，通讯录上根本就没有李蔓的美国电话号码。他愣了一下，想不起来到底是自己删掉了还是根本就没有保存过李蔓的号码。不过，这反而让他冷静了下来，或许，这个电话本来他就不该打的。

不知是为了让别人尽快知道这个新闻，还是为了让自己能尽可能听清楚或者弄明白这个事件，几乎每个房间的人都把音响的音量开到了最大，即使在走廊上，也可以清晰地听见记者报道这则新闻的声音。

一直盯着屏幕的金老板忽然激动了起来，他说要给纽约的朋友打个电话。何申忙把新闻的音量调低。金老板把手机换成了对讲模式。他们马上都围了过来。电话很快接通了，可响了很长时间才听到对方咿咿呀呀的声音，而且，那个人的声音居然是颤抖的。当金老板问那个人现在世贸大楼的情况时，从电话里传来了一声哀叹，“喔，天哪，他妈的，简直就像是世界末日。”

可那个人还没对金老板说几句话，他的手机就因电池耗尽而自动关机。大家一下子泄了气。

关叔同看了看表，经过这么一折腾，已经快 12 点了。他离开房间，走到走廊尽头，落地玻璃窗外，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依然在

静静地发出柔和的光芒,一艘灯火璀璨的渡轮正在黄浦江上航行。与电视里发出的嘈杂的声音,抖动的画面相比,这里除了夜幕更加深沉之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实际上,这里的确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所以,他真的很难想象飞机如果撞上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会怎么样,更难想象,如果自己恰好在里面,又会怎么样。